

# 一块“风味补丁”

于和风

味道从不迁就，执着藏在市井。盐城响水长江东路的这家“破店”，凭一锅厚醇酱香的木盆鸡，复刻徐州风味，熨帖都市褶皱里的烟火暖意。

暮色里，车流声、吆喝声织就市井交响，酱香混着花椒微麻撞入鼻腔，勾得行人驻足。酱紫色门头上的“木盆鸡”三个字歪扭醒目，斑驳的木牌刻着徐州渊源。

店内装修简单，石灰墙皮薄得快透出砖缝，小方桌配着寻常折叠凳。可就是这样一间店，每到饭点便人气沸腾。夏夜，餐桌能摆到路边，竟比隔壁精装餐厅更显热闹，连路过的电动车都得慢下来，从这片升腾的烟火气里缓缓穿行。

掀开木盖，酱香混着肉香掺着鲜辣在风里打旋，仿佛一口便能尝尽徐州味的豪爽实在。老伯坐在凳上埋头扒饭，汗沿着脖颈往下滚；学生挤作一堆，筷子在盆中争抢嫩滑的鸡块；老板系着围裙，锅铲叮当，人声起伏，合成

街边最热闹的曲。

我刚落座，邻桌大爷正捧着海碗，呼噜噜吃得香。面前木盆汤色红亮，鸡块油润，葱姜蒜沉浮。“妹子，中份就够！”他抬头一笑，嘴角还沾着酱，“徐州老板不掺假，肉是当天炖的。”说话间，粗壮的汉子端菜过来，嗓门洪亮：“凉拌拉皮来喽！”这是老板，皮肤黝黑，手脚麻利。瓷碗不偏不倚落在桌上，“哐”一声脆响，汤汁却稳得一滴未洒。

我问他，怎么不简单装修一下。他擦着汗摆摆手：“装修的钱，都不如给客人多添块肉。”这话，在第一口鸡肉入口时便有了印证，鸡肉炖得酥软透骨，筷子一拨骨肉分离，鲜醇顺着纹理渗进齿间。酱香里裹着一缕恰到好处的辣，就像徐州人的直性子，不绕弯、不掺假。凉拌拉皮来得正好，滑溜的拉皮挂着蒜醋汁，配着爽脆的黄瓜丝，一口下去，一天的倦意仿佛散了大半。

墙面上红底白字的横幅，写得直

白：“店是破的，肉是鲜的。这个世界破破烂烂，总有人在缝缝补补。”我心头蓦地一动，忽然想起徐州街头那些类似的小店，同样的不起眼，同样的扎实厚重。原来，真正的味道从不挑剔环境，人心比装潢更值得回味。那一锅冒热气的鸡，不只是肉香，更是能落进胃里的安稳。晚风掀动门帘时，连拂过鼻尖的空气，都带着暖意。

于是，在这异乡的“破店”里，我尝到的竟是一次风味的跋涉。扎根于长江路的木盆鸡，成了徐州味道一次沉默而坚韧的扎根，它未改变本色，却让更远的地方记住了它的名字。

窗外，车流在暮色中缓行，车灯串成流淌的光河。窗内却是另一番天地：碰杯声、谈笑声、汤汁翻滚的咕嘟声，交织成陋室中最鲜活的旋律。有年轻人举着手机记录，说要“发圈安利”；有熟客一进门就喊：“老样子，多放辣！”话音刚落，厨房里就传来敞亮的一声“好嘞”。无人留意墙皮是

否斑驳，桌椅是否陈旧。围坐于此的人，心里惦念的只是：肉够不够烂，汤够不够醇，身边的人是否笑得真实，这一顿是否吃得尽兴、聊得开怀。

原来，人间的温度从不在于门面是否光鲜，而在于滋味是否真诚、人情是否温热。这种踏实的暖意，藏在咕嘟作响的日常里，藏在无需多言的相视一笑中。再朴素的空间，也能因这样的相聚而熠熠生辉。临走时，在门口送客的老板笑着挥手：“啥特色不特色，吃得合心意就管。”

夜色渐沉，小店的灯光显得格外亮。风里酱香未散，我裹紧外套，脚步不自觉地轻快起来——那锅木盆鸡的暖，已把寻常的日子焐得滚烫。这暖意，源自地道徐州风味的诚恳，更源自那份无论走多远，都能被一口熟悉的滋味稳稳接住的、乡愁般的慰藉。

它不只是舌尖的迁徙，更是一座城市慷慨的温情，在异乡打下的、牢固的补丁。

## 冬日大理古城寻幽

杨亚伟

十二月的风掠过苍山，我踩着青石板走进了大理古城。南诏故地的阳光依然慷慨，将银匠铺前老者手中的鳌子照得发亮，他敲打银器的叮当声，与文献楼上悬着的铜铃遥相呼应，让人思绪浮现出诗人笔下“钟鸣知寺近”的意境。

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的城池，至今还保留着当初棋盘式的格局。南北走向的复兴路与东西走向的玉洱路在城中心交会，把古城分割成整齐的方块。我沿着复兴路慢慢踱步，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，据说这些石板都是当年从苍山采来的，每一块都浸透了南诏古国的风雨。

洋人街的冬樱开得正好，粉白花瓣落在三坊一照壁的飞檐上。这条原名“护国路”的街道，因上世纪80年代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。如今，街边的咖啡馆里，金发碧眼的背包客与身着白族服饰的老者比邻而坐，各自捧着不同的饮品，却同样享受着大理冬日的暖阳。

茶马古道博物馆里，泛黄的驮队照片旁立着诗碑：“叶榆三百六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作者想必也曾在这样的冬日，抚摸过城墙上的南诏梵文砖。博物馆后院的古井旁，几个孩童正在玩“跳格子”，他们脚下的图案与大理国时期的“地画”如出一辙。馆长说，这口井是元代留下来的，井水至今清冽甘甜。

转角遇见烤乳扇的白族阿奶，她笑着说这是段氏王朝时传下来的手艺。乳扇在炭火上卷曲的弧度，恰似洱海月映在五华楼翘角上的银钩。阿奶的摊子后面是一栋典型的三坊一照壁民居，照壁上的山水画已经斑驳，但苍山雪影与洱海烟波的气韵犹

在。她说，这栋房子是她祖上在清光绪年间建的，“那时候，大理知府还来喝过我们的三道茶呢。”言语中满是自豪。

古榕树下的书摊主人给我看民国时期的《大理县志》，泛黄的纸页记载，元世祖忽必烈在此驻兵时，曾命人栽种山茶以慰乡愁。如今玉洱园里那株“恨天高”茶花，据说就是当年的遗存，十二月里顶着霜开出碗口大的红花。书摊主人是一位退休的历史老师，他说大理古城最神奇之处在于“活着的历史”——南诏的砖、大理国的瓦、元明的街、清代的宅，都还在日常使用着。

夕阳将五华楼的影子拉得修长时，我在杜文秀元帅府旧址前驻足。这座融合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宅院，记录着清末云南的风云往事。暮色为照壁上的麒麟浮雕镀上金边，想起有人说过“大理的历史是可以用手摸得到的”，此刻这夕照下的砖石瓦当，都在印证着这句话的真意。

离开时正值华灯初上，博爱门外的广场上，白族老人们开始跳“霸王鞭”，衣袂翻飞间搅动了苍山投下的最后一道霞光。红龙井旁边的茶馆飘来烤茶的松香，年轻乐手调试三弦的试音散落在渐浓的暮色里。卖饵块的老哥在城门洞下支起炭炉，木槌敲打蒸米的节奏，与远处崇圣寺的晚钟交织成韵。

站在城墙上回望，整座古城宛如一方巨大的砚台，苍山为屏，洱海为池。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讲述故事，每一缕茶香都飘荡着诗韵。那些斑驳的城墙、飘香的古道、叮当作响的银器，都在诉说着这座古城最珍贵的禀赋——它将千年的时光，都酿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。

## 冬之美

华玉琳

清晨推开窗，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带着冬日的微寒，却又不失温柔。天空呈现出一种淡雅的蓝，仿佛被水洗过一般，澄澈而明亮。晨光的斜射下，远处的山峦轮廓清晰，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。

走出屋子，我踏上了通向菜园的小径，每一步都留下浅浅的脚印。菜园里的蔬菜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外衣，那是霜，在晨光中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透着一种别样的美感。白菜的叶子边缘泛着白，像是镀了一圈银边；萝卜的缨子低垂着，仿佛在享受冬日里的慵懒。我蹲下身，轻轻触摸那片霜，凉意从指尖瞬间传遍全身，带来一种清醒的愉悦。

绕过菜园，我走进一片竹林。竹子挺拔而修长，竹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仿佛在低语。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，形成斑驳的光影，在地上跳跃着，像是无数只小精灵在舞蹈。麻雀隐在竹叶间，时而跳跃，时而鸣叫，给静谧的竹林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竹林后的假山由几块巨大的石头堆砌而成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像猛兽，有的像老翁，有的则像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。假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历经风雨，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沉淀与从容。我走近假山，用手轻轻抚摸石头的表面，粗糙而冰冷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沉淀。假山下有一潭清水，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，随着微风轻轻荡漾，泛起一圈圈涟漪。

假山旁有几只猫在走来走去。它们或蹲或卧，或伸懒腰，或追逐嬉戏，显得悠闲而自在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着它们。一只黑白相间的猫，眼睛闪着光，好奇地打量着我，然后慢悠悠地走到我身边，用头蹭了

蹭我的腿，仿佛在向我示好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抚摸着它的皮毛，它则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另一只橘色的猫，则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，眯着眼睛，享受着冬日的温暖。这些猫的存在，给这片冬日里的景色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活力。

继续前行，我来到了公园小池塘边。池塘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晶莹的光芒。冰面上布满了细小的裂纹，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图案。偶尔，会有一两只小鸟飞过，落在冰面上，轻轻啄食着冰下的水草，然后又飞走，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。

沿着池塘边的小路，我来到了一片空地。空地上长满了野草，有的已经枯黄，有的则依然保持着绿色，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坚韧。我躺在草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着冬日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舒适。耳边是风声、鸟鸣声、猫的呼噜声，交织成一首美妙的冬日交响曲。我仿佛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。

菜园、竹林、假山、池塘……每一处都让我感到熟悉而亲切，仿佛是一位老友，在默默地陪伴着我。我不由得深呼吸，冬日的空气清新而凛冽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回到家，我再次望向窗外。风依然轻拂，云依然淡泊，冬日的阳光洒在大地上，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我闭上眼睛，回想着这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，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感激。冬之美，不在于它的繁华与热闹，而在于它的宁静与深沉，在于它给予人们的那份温暖与希望。

冬日的清晨，是一幅流动的画卷，是一首无声的诗篇。